

# 术语——词汇中爆炸的新星

李海霞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 据抽查,《人民日报》中的术语占 13.3%,某学术著作中术语占 23.3%。术语按理性含量可分为三类:想象性术语,经验性术语,科学性术语。汉语百余年来术语猛增了数十倍,质量从经验达到科学。人类语言精确化经历了三个里程碑:一是逐词记录语言的文字的产生;二是定义的产生;三是术语大量进入日常用语。术语的数量和质量,同语言的精确性成正比。汉语太模糊,因而没有产生科学术语。今天,我们仍然不可忽视汉语的模糊性同学术发展滞后的关系。

**关键词:** 术语; 模糊语言; 想象性术语; 经验性术语; 科学性术语

## Terms —— the Exploding New Star in Vocabulary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spot-check, terms in Chinese newspaper are 13.3%, and in composition they are 23.3%. Terms can be divided to three classes: imaging terms, experience terms and scientific terms. Terms in Chinese diction have increased several decade times, and the quality has reached scienc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 term has direct ratio with the accuracy of its language. Chinese language is so blur therefore it haven't give birth to ology term. Today we are not still able to ign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llegibili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lag of scienc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rms; blur language; imaging terms; experience terms; scientific terms.

术语(terms),是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这些词或词组“用来标记生产技术、科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理解术语的定义似乎比较容易,要在具体语言环境中划分术语和非术语,就十分困难了。直接翻译过来或从日本进口的术语如基因、激光、化学不难确定,难的是有些中国民间通用语,用引进的概念定了义。青年,本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现在,《心理学大词典》的定义是:“青年,指 14、15~27、28 岁的人。”天文,《隋书·经籍志三》:“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指星象学。今天文常指天文学,研究宇宙间天体和天体系统的位置、分布、运动、形态、化学组成、物理状态和演化的科学。这些定过义的概念已经不等同于民间概念,清楚多了,并常发生意义的改变。《中国大百科全书》介绍的对术语的分类,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术语。“术语根据其使用范围,还可以分为纯术语、一般术语和准术语,其中纯术语专业性最强,如‘等离子体’;一般术语次之,如‘压强’;而准术语,如‘塑料’,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和一般词汇相融合。”为了使术语的划分尽量客观,我们把在专业词典和专业教科书中定了义的词算作术语,它们包括以上所说的三种类型。

现代报纸和专业书里面,术语的比例有多少?笔者作了一个抽样统计。具体操作办法是:一个词所表达的概念,如果同专业词典和教材差不多,就计为术语。如“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日益丰富是一个社会兴旺发达的主要标志”,其中的“物质”、“精神”是哲学术语,“产品”是经济学术语,“社会”是社会学术语,都予计入。差得多的不计,如“人”在“49人”这种结构中是量词,在“请人做”中指别人,并非指“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不计入术语。专有名称如人名、书名等即使收入专业书也不计。专有名称无论长短都计为一词。

重复出现的普通词语和术语重复计数。本统计所使用的工具书主要是含有 66 个学科的《中国大百科全书》2000 年光盘版，其余还有《经济管理学词典》(1988)、《劳动工资名词解释》(1983)、《现代医学百科词典》(1992)、《简明生物学词典》(1983)、《公务员知识小百科》(1989) 以及交通、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词典 10 来部。

报纸，笔者选了《人民日报》，该报的特点是拥有综合性和代表性。我随机抽取了 2001 年 3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共 12 版。统计其正文小字，总词数 38188 个，含术语 5069 个，术语占 13.3%。报纸是大众媒介，使用一般语词的，术语竟达到了 13.3%。术语出现率较高的版面有：

政治·法律·社会	16.4%	国民经济	15.2%
扶贫专版	16.3%	国际周刊	15.4%
健康时空	16%	周末文艺	15.8%

第一版《要闻》术语率为 9.7%，很低。看来，国内重要事务和观念使用科学术语较少。

报纸的术语主要是准术语和一般术语，如：民族、教育、人口、时间、银行、管理、立方米、现象、电、水等。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专业化很强的纯术语也不甘寂寞地登上了报纸，形成一个趋势。在我们的语料中突出表现为医学术语的侵入，如：失血性休克、萎缩性胃炎、结肠型化生、小肠型化生、活检病理诊断、异型增生、不完全型大肠型肠上皮化生等，艰深费解。各级术语如此水乳交融地活动在日常用语当中，说术语是各门学科的“专用语”似乎已经不太合适了。

学术著作，笔者选了高校教育专业教学参考书《基础心理学》(张述祖、沈德立. 1987)，该书第一章是绪论性质，第二章“反射、行为与心理”，我统计了这一章的前 5000 个词，含术语 1166 个，术语占 23.3%，刚好比《人民日报》语料多 10%，增加的幅度约为 57%。这个增幅好似不很大，这是因为报纸所用的一般术语和准术语的频率高。增加的部分多是纯术语，如神经冲动、神经元、突触、反射弧、动觉、大脑皮层、灰质等。

术语的发展与学科发展同步。由于现代我国各门学科的术语几乎都是引进的，故依据上述共时平面的分类，我们就可以比较顺利地确定术语了。但是，当我们回顾汉语术语的历史状况，要在古籍中划出术语时，就麻烦极了。事物的发展有一个从不是到是的过程，一个词什么时候从非术语发展到术语，无法截然划断。传统学术不讲定义，对概念多不加以解释，即使解释也不严密。我们今天看来各自独立的学科，在古代是混沌未分，能称得上某门科学学术专著的书非常少，拥有今天这般定义的术语是不行的。所以用专业书和定义来确定术语的办法，就行不通了。我们得换一个角度来观察术语。

根据术语包含理性成分的多少，我们把术语分为三种：

一、想象性术语，这是凭主观直觉产生的概念，无须经过事实和逻辑的验证。一般宗教、占星术、命相学和某些原始哲学、医学用语属于此类，如：上帝、现世报、灾星、克夫相、道、肝藏血。

二、经验性术语，这是根据简单枚举或具体操作得出的概念，它们的抽象性和精确性都差，基本上不超过口语，有的分类不合理或意义不大。我国传统学科的术语大抵属于此类，如：仁、礼、字（字词不分）、阴阳、受寒、清热、兵不厌诈、炼丹、坏分子。

三、科学性术语，这是考察事物的本质和普遍联系得出的概念，它有符合定义规则的定义（定义项和被定义项重合，无循环定义等），并且存在于一个较为严密的系统中。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术语大抵属于此类。

现在我们再来看汉语传统术语的情况。那些使用领域比较专门化的语词，不管有没有专书的定义，我们姑且都视作术语。依使用范围来确定术语，就很困难了，只能参照现代学科粗略操作，放宽标准。一般用语中术语的数量统计，我选择了《清实录》。《清实录》是以皇帝的活动为中心的清朝内政外交事务的当时记录，它的综合性和代表性大体可以同《人民日

报》相当。《清实录》第 640 页至 659 页，是嘉靖十八年（1813 年）五、六月份的实录，共 7410 余词。我把文中的乡试、水师、额赋、花户（户口册上有的户）、自首、杖一百、枷号、斩立决、运河等算作术语，共 32 个，约占总数的 0.4%。它们在《汉语大词典》里几乎都没有古代的解说。古代的医书、农书等专书，里面的术语和一般用语的纠葛更多，划术语没有基本的客观性，故不再统计。大致说来，《清实录》语料的术语是今天的 3%，质量是经验性的。

术语是语言中最精确的词，是语言的精华。一门语言中术语的数量和质量，同该语言的精确程度关系很大。因为术语是认识发展的成果，反映着认识的深刻性和系统性。如果思维还未清晰到对知识领域作出初步的划分，就谈不上有什么术语。划分浅表模糊，就不会有科学性术语，概念总是在一定的系统中存在的，不能有哪个概念单独成熟。汉语传统术语为什么如此不发达，让我们回头来看看汉语的模糊性。

中医是比较成熟的传统学科，用语即很不清晰。如：疾病的寒热、阴阳、表里、虚实的确切含义？“风”是一种什么病因？“邪入心包”是什么意思？今高热神昏的各种脑炎和中暑等都可叫邪入心包，性质差别悬远。药性的寒热温凉“四气”，如何度量？只要听说能治病，就叫做“药”，有效率和治愈率不管。“清热”是什么意思？热是炎症还是气温？“补血益气”，补血是补充造血原料？改善造血机能？增加红细胞的携氧能力或寿命？其他血细胞和血浆补不补？如果这一切都概而括之，可能吗？“益气”是加强某种激素的分泌？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补充延续生命的营养？气是什么？测得出来吗？“滋阴”有哪些功能指标？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19 世纪末在他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辟专章谈中国人“缺乏精确习惯”。长度重量等最需要精确的概念很不清楚。当一个农民被问及一头牛有多重时，他说出一个特别小的数字，令人不可理解。直到他解释说没有计算牛骨头的重量，你才恍然大悟！问一个仆人有多高，他说出的高度与身高相差悬远，一再追问，才知道他没有计算肩头以上的部分！路程的长度要看从哪一端算起。从北到南是 183 里，从南到北却是 190 里，让旅行者迷惑不已。原来是上坡和下坡算法不同。有一个中国人送两卷古书给他的即将回国的“洋”朋友，一卷书上写着祝贺朋友老母“六十大寿”，另一卷书上却写着祝贺她“七十大寿”。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给出的“极为典型”的回答是，两卷都写“七十”，“让人觉得刻板，毫无创造性”。他理解的“创造性”竟是这般！对于这些概念混乱的现象，明恩溥说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坦然，坦然的程度决不亚于西洋人的害怕程度”。<sup>1</sup>

这样模糊的语言，不能产生科学性术语理所当然。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具有模糊性，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在于模糊性的大小，这个差别是惊人的。这些年来西方模糊学兴起，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向东方的模糊思维靠拢，于是根据自己的思维定势，学界过分强调了模糊。例如，伍铁平先生批评金克木先生“外国喜确切，中国重模糊”的观点，说：“科学意义上的模糊性是人类思维共同的特点，而不是什么区别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点。”<sup>2</sup>季羨林先生则说“汉语的优点正在于它的模糊”（1997）。将重大的差别等同看待，甚至宝疮自爱。西方的模糊学，是研究怎样量化并计算模糊过渡的现象，以期更清楚地认识模糊事物，这是清晰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决不只是承认模糊现象的存在并举出无穷多的例子就算完事。这些糊涂的看法有碍于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

人的认识是由模糊向清晰发展的，语言也沿着精确化的道路前进。纵观迄今为止人类语言精确化的过程，经过了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一是逐词记录语言的文字的产生。文字忠实地记录语词的意义和用法，将其流布开去，减少因人而异的胡乱解释，对于词形词义的普遍化、规范化有重大意义。口口相传，辗转多次以后无论如何也免不了信息的缺失或歪曲。

二是定义的产生。定义反映人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旨在给概念规定一个明确的

内涵和外延，免得它游移不定。苏格拉底对他的话友说，不要给我举例子，要给出一个词的普遍定义。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定义的方法，提出定义的若干条规则，对术语发展贡献极大。

三是术语大量进入日常用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释放了西方人的创造性，新老学科和流派迅猛发展，术语成千成万地涌现。现代英语增加的新词大多是各科术语。很多术语迅速被翻译成各国语言，目前在一般国家里，媒体中的政治、经济、技术、环保、医学、心理学、教育、体育等学科的术语司空见惯。术语潮水般涌进日常用语，大大推进了语言的精确化过程。为了方便人们查询术语，有的国家建立了术语数据库，加拿大术语数据库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已达到 400 万术语。<sup>3</sup>（综合性的《汉语大词典》收词是 37 万）

人类对语言精确化的追求，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吗？差得远。罗素提出的米、厘米等单位有刻度，刻度会占据空间，不精确，已经被激光测度所解决。但他提出的“秃子悖论”却还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一个正常人掉一根头发是不是秃子？当然不是。又掉一根呢？也不是。这样推下去，会推出掉光了头发也不是秃子的荒谬结论。人类面临的挑战永远不会终结。

语言的精确化会扼杀文学吗？这个担心纯属多余。汉语里的四季、阴、晴、云、小雨、暴风、花等词，有关学科已引入精确定义，可是这一点儿也不影响诗人们吟咏风花雪月。现代汉语比古代汉语精确，而表达细微的感情和形象的能力更强。英语是精确性很高的语言，用英语写出的文学作品，形象性丝毫不逊色于用梵语、汉语、阿拉伯语或印第安语写出的作品，事实上它们更形象，更受欢迎。新儒家的钱基博说欧美的文章重形式，但缺少生气。这是信口开河。精确化是思维发展的表现，它只会促进文学的表达力而不是削弱它。

打开国门一百多年来，我们语料中的术语增长了约 32 倍，质量由经验进到科学。这是一个大的飞跃，如果说，近代西方语言中的术语是快步前进，在汉语中就表现为“术语爆炸”了。今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学到了精确，但是，短时间学来的东西常常敌不过古来的自然习惯，模糊不清的“返祖现象”总要顽强地表现出来。由于术语的原创力薄弱，引进的术语没有自然语言的强有力的支持，问题很多。人文科学方面的表现比自然科学更突出。很多概念与国际的不接轨，如法治、平等、自由、民主、社会进步、工会、公仆、稳定等等。不接轨并不要紧，关键是：我们引进的术语是否被真正理解了？如果我们的理解与外国人不同，是否重新给出了定义，定义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概念是否存在于一个被充分论证的系统中，系统内部没有矛盾？术语在使用中是否保持了同一性？我们出版物上的用语不精确，以致说理不明，难以服人，这是我国的学术很少被人承认的一大原因（不久前报载，国际论文数量统计，中国的占 1% 强，而被引用率仅万分之一）。<sup>4</sup> 联合国决议的原始文本，总是用英语、法语来写；假如用汉语写，将会在翻译上出现纷乱的歧说误解。

一门学科的理论，是由一批自己的术语和基本命题构成的，命题也离不开术语。术语的水平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水平。要想加快汉语术语的发展，增强原创力，我们不可不下功夫提高思维的清晰性。

---

#### 注释：

- 1, [美]明恩溥. 中国人的特性. 匡雁鹏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 第 42-45 页.
- 2, 伍铁平. 模糊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第 ix 页.
- 3,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第 363 页.
- 4, 创新的本质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 2000. 7. 9. 第三版.

#### 参考文献：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维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

2002.9

发表在论文集《汉语语言学探索》，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3